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第三百六十二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廣告刊例）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腸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勞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并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最名貴之國貨

萬寶不如一鳳凰衆星不如一明月香烟名目雖多終不敵金馬牌之名貴

上等社會人人歡迎

每罐內均有獎券積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五十張換金手表帶一条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晶報印刷所

承印中西書報各項大小雜件

如蒙賜顧 價廉物美

日夜招待 約期迅速

（地址望平街晶報館內）（電話中央二四二八）

延澤醫院

民國路新橋街原上里口

德國眞正老獅牌 六零六 一週紀念送打

楊梅瘋癱 四肢酸痛 除毒未清 注射之後 均奏神效

每天十針爲限 每針只收六元

好青年預約券

國華書局發售 上海四馬路中

江都李涵秋先生所著社會小說好青年曾逐日登載新聞報久已膾炙人口

人心風俗 救弊補偏 美人世態 英雄 炎涼人情 險詐 好青年 書中無一 不備 第一 意之作 格局謹嚴 首尾啣接

登報預約券 書出版半價 國華書局謹佈 上海四馬路

十年癧頭十日愈

大包五角小包二角五分郵票九扣郵費加一

健胃補肺神效水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屯鎮 胡開文筆莊

泰西男女跳舞法教授

男女兼收 一月畢業

報名處 上海赫司克而路三十六號

報名時間 日間十二時至一時半 夜間六時至十時

會費極廉 往敎面議

頭癧之根苗

一由先天不足遺傳而得或由後天失調或由傳染……上海法租界寶昌路寶康里口診治針……醫院啓

奇異古玩

茲有奇異古磁漢瓦各一件係自陝西戰壕中掘得實爲希世之珍好古君子如欲一飽眼福者請至天津路與遙里五號與夏禹門君接洽可也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啓

患氣痛者注意

一服即愈 每瓶洋二角 每打洋二元

鄭廣福堂藥房

永泰棧煙行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號

冬令宜服絕妙無熱性

純正大補品 麥精鰉蠶膠

腎虧精精爲人身之寶精足則氣旺則神旺……（說明文字）……

（價目）他功用不勝枚舉詳載仿單 每瓶售洋……外埠寄費加一

（購法）無論何處請向當地就近郵局兌買匯票封入掛號函內寄至下列地址無論多少保險寄奉如無匯兌郵票亦可通用 從郵局函購加一

總發行所上海寶善街滿庭坊對面西貴興里荒字一百八十號 正威藥房

西醫 張世楷秘製

說明 癧子頸膏藥 功效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口寶康里醫院 外埠郵局函購從寄 寄費加一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

德醫 印仁高

診所 老靶子路八十八號

門診 一時至四時

電話 北一六七五

君欲遊上海便宜安穩乎

大行臺旅社 新改良減價機會

普救臌脹

有此妙藥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性命必休

臌脹無憂丹

定價 購法……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寶善街貴興里西弄一百八十號 正威大藥房

兜安氏固牙香膏

每瓶洋三角半

牙齒潔白 不但美觀 且益衛生 此膏質良 香雅以此 刷牙永免 一切牙患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

□諱言本業

（丹翁）

西儒『戒禮須知』上說過、人在吃酒的時候、和朋友說話、萬不可談到自已所做的本業、因爲在座的人、不全是同業的、專說本業的事、不能教座上人全快活、這眞是西人最近人情的地方、我們中國除了我們報界、喜歡把自已記者的商標拾出、其餘就是當妓女的、也不歡喜人說他是馬路上的人、她便從良做了姨太太、更不許人喊她一個『姨』字、大家怕軍閥、不是因爲他的鎗利害嗎、他偏偏要文縐縐的打電報宣言、閑着還要畫畫做詩、就說他是個儒將、他還要護領個『儒』字、璧謝個『將』字哩、別的應該替我們國民担憂的、他們偏選詩的選詩、掛帥的掛帥、他們要是肯談本業、還不倒是我們國民的幸福了嗎、一切的大官、在這個時候、好像他們肩上的担子也很重的了、又那個不是賭錢的賭錢、唱戲的唱戲、玩古董的玩古董呢、果然眞有這種嗜好、不如直截掛冠辭職、回去開個總會、也可發財、頑頑票也可叫座、做做瑂客、也可以騙騙外國人、果然如此、就是中國的好現象了、恐怕他們眞個如此、又要拿出官僚的氣派來了、

□和尚與官長之訴訟

（清波）

晶報記妓女、軍閥、蕩婦、政客多矣、從未有記和尚事者、玆聞一和尚事、特述之如下、是亦社會中之別一現象也、

淨慈寺、爲杭州一巨刹、廟產極腴、前之住持曰『洪定』、以嗜煙頽廢聞、盧爲人逐、乃延名僧『太虛』來任方丈、已則爲退院長老、猶不失尊榮也、太虛通釋典、在京師曾講經、爲徐東海及諸名流所企仰、於是成一名僧矣、太虛蒞淨慈後、頗多改革、淨慈舊徒、微厭苦之、諸山長老又以太虛驕倨不甚爲禮、（太虛到杭後、各寺僧一通刺、未親謁）深銜之、乃聯合無賴多僧、復得某師長爲力、呈訴浙江省公署、謂太虛任方丈不合法、省長沈金鑑、遽下令逐太虛、使洪定復辟、蓋以軍人勢力、政治威權、干涉宗教以內事也、詎太虛一面揚言赴鄂講經、避政潮、一面飛錫奔京師、控沈金鑑於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院可其請、牒浙中、停止執行省長之命令、調全卷入都裁決、沈金鑑於是大失體面、格於法、又無如太虛何、說者謂、出家人、六根清淨、四大皆空、今以高行如太虛、猶斷斷不肯絲毫讓人、佛云、不可說、不可說、太虛云乎哉、洪定云乎哉、南無阿彌陀佛、

編輯紀略

（大雄）

□三□

筆戰雖爲報紙常事、然在一紙之中、社員互相抨擊、甚且至於焦頭爛額、相視若仇、則其事殊罕有、此報出版甫二月、小隱馬二、小起即以論鼓娘劉翠仙、衝突、一在民國日報之民國閒話、爲貶劉之論、一則在本報駁之、數合之後、遂寢戰、此事雖小、實吾報開始用兵之一役也、未幾、小隱入社、有『孫化成之疑問』之作、繆子愁、自京師寄書宣戰、彼此駁答、頗不相下、既而小隱一面、忽來一署名阿木林之奇兵、記『孫化成的條件』、而交戰目的之孫君、翩然遠引、彼此遂亦收兵、此雙方互戰於本報之始也、自是厥後、正兵雖撤、小鬥旋興、繆子以『小字輩』譏小隱、小隱亦以『子字輩』報之、同時繆子之介弟非禪、見馬二介紹白牡丹之作、提出藝色問題、小起干戈、於是丹翁慨然有『打虎還是親兄弟』之作、語雜俳諧、爲戰國聲中之一種別趣、又未幾、小隱論抄襲、與藥風日刊之劍雲戰、君博吟青鳳詞、與小蝶衝突、寒雲作罪言、與化名健民之癩鑒衝突、其究也、或則降服、或則解紛、『戰地尙小、而又旋起旋落、猶未極暗鳴叱吒、酣暢淋漓之能事也、已而涵秋作新三綱、馬二致書痛斥、涵秋幾一怒出社、予與居間調停、得以平息、然方相持未下之頃、兩君以全力奮鬥、予以一身當其衝、其處境之艱危、視水竹村人之厄於奉直之間、殆爲尤甚、幸而和議已樹、沱可小休、予方慶幸之未已、而兩君旋復齟齬、一則喟然而有『吾志吾感』之文、一則騷然而有『不配』之識、一則又慨然而發『非文人相輕』之歎、於是馬二之『寶鼓耳日賦』、涵秋之『氣鼓鼓歌』、『妙文奇談、一時交作、使人談之色變、望之愕眙、戰陣風雲、於斯爲烈、及馬二見歌中有『也該打屁股』之句、以爲不如其已、乃宣告脫離戰團、而其禍始寢、中立國土地之此報、僅乃獲全、亦云幸矣、然方戰時、兩方氣勢之洶洶、若極可畏、每一追念、猶令予心怦也、今則涵秋馬二、聚首社中、彼此相視、猶復億及前事、其亦不禁莞爾而笑乎、

□夜交股

（拈花）

夜市交易所的股票、現在由日市交易所開盤了、他們有日夜兩市、所以日市拍夜市交易所的股、夜市又拍日市交易所的股、如此一交換間、都不算拍本所股、不過使經紀人忙一點、又要做夜市又要做日市、但是要做生意、也只好辛苦點、前天我到日市交易所去、見他們標着『夜交股』三字、覺得這三個字、併在一起、實在有些不雅馴、那夜市交易所的徽章、用夜交兩字、已覺有些礙眼、與其用夜交兩字、還不如用夜市兩字、如今在夜交兩字之下、還加着一個股字、在交股兩字之上、還加着一個夜字、在夜與股兩字之間、還夾進一個交字、說出來又不好聽、字面上又不好看、與其稱爲夜交股、還不如稱爲夜市股、本來夜交二字、人家就有一副對聯道、『講卜以夜』、『善與人交』、現在再加一個股字、若要對上面的句子、只好截斷一句說、『玩之於股』了、

□敷六山房日記（三）

船菜最佳、而價又至廉、如由妓院代備船菜、則中晚兩餐、餚者豐潔、別有粉麥之餌十餘種、甘鹽具備、此爲船菜之特色、他處不能有也、船爲畫舫、巨者中艙可列兩席、價止二十四金、而遊客之給予妓院者、祇十二金、此外則妓家貼補之、蓋中餐便飯、晚餐爲正席、苟有座客九人、徵妓十八人、則連同兩和、妓院例得六十六金、除船租餚費二十四金、酒和每場給予船戶一金、煙茶酒果而外、無論如何、亦可餘二十金以外、而有和有酒、妓家且藉此以張其場面也、

總統府餚饌至精、惜記者以齒病、不能飽食、記者徵妓、佩青侑酒、有間而月紅亦至、佩青初名老五、清倌人也、明慧而都艷、青衣老四丰態洒然、記者初識之於沈雅雲許、年才十五、今事隔三年、老四十七齡矣、當筵相見、神致靜穆、宛然良家子也、月紅既至、房侍老二亦登息而來、記者固未召月紅、怪而詢之、則他人代徵、而未經記者通過者也、因憶去年春夜、力子大雄諸君、宴記者於上海之一江春、友人爲力子代徵青鳳、而力子不知也、力子不徵酒錄、從前已有宣言、青鳳既來、固與力子相識、坦然遽坐、力子無如之何、記者後至、遂以青鳳爲力子所徵、載之日記、且發表於本報、重譴力子、歉歉於心、

□評劇有關國體

（林屋）

北京評劇家、有聽花者、日本人也、居中國久、頗嗜戲曲、此猶無傷大雅也、惟童伶姣好者、聽花必百計蓄爲養子、小翠花吳鐵庵尙小雲吳少霞趙連升皆是、或曰馬連良亦是、或曰非也、毀之者至謂事涉曖昧、此則不敢據傳聞爲信、然異國異族、好蓄童伶爲養子、已非禮矣、連良此行來滬、聞聽花有函致滬上評劇家、求爲延譽、爲滬上評劇家者、宜持論不阿、使外人見中國政治雖紛、評劇界尙有公理、蓋公理亡於上、不過變政、公理亡於下、必至亡國也、倘以外人見託爲榮、曲徇其請、稱譽過量、欲見好於外人、而不知反爲外人所輕笑也、國體所關、幸同胞勿以微藐視之、至於連良技藝之爲工爲拙、尙其小焉者也、

□馬連良之鞾鞋問題

（小隱）

馬連良繼王又宸之後、又演打魚殺家於亦舞台、一般顧曲家咸注意於其脚上之是靴是鞋、連良向未用過裹腿洒鞋、故其行裝中、亦未備有此物、詎料前次參加戰團之某君、竟要求連良必用裹腿洒鞋、且代假於票友裘國樑君、連良既不敢有背成法、復不敢獲罪某君、於是由連良之父西園、代設調停之策、頭場用裹腿洒鞋、以後皆用靴、兩面圓到、亦可見售技者之苦心矣、再對於此事、所懷意見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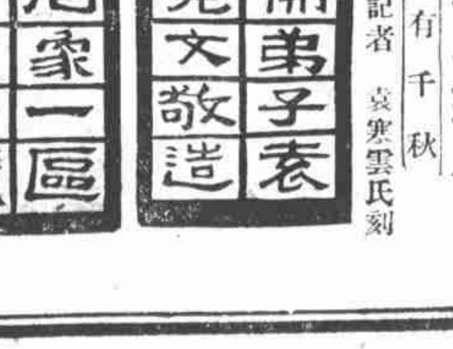
一靴鞋之論、爭在譚氏、某君苟能起蕤秀於九泉、而使之着鞋、予即無詞、否則連良雖用鞋、初與前番之是非無關也、請觀連良珠簾寨之軟靠、即知其服裝之不足爲法、某君又何必枉費心機耶、

二連良之打魚殺家、必有所傳、使其學於師者爲鞋、則今日仍應爲鞋、學於師者爲靴、則今日仍應爲靴、連良之演於台上、亦斷非初次、在京時用鞋、則在滬亦應用鞋、在京時用靴、則在滬亦應用靴、不背師傳、不改常態、『所謂我行我法』、是非待諸公論、又何必首鼠兩端、舉足不定耶、

按蕭女之珠、爲夫家聘物、蕭恩自刎後、官兵追之甚急、蕭女頭頂此珠、伏水而逃、得慶更生、故戲名慶頂珠、『蓋避水珠也、』譚氏演此、係云珠子可以帶在身旁、今之演者、如又宸連良、皆云慶頂珠可以帶在身旁、竟以慶頂二字、爲珠之名、未免大謬矣、

各有千秋

□本報記者 袁寒雲氏刻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 有限英國公司 總理

大前門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漏秋）

□六六□

第三回 鬧醋勁平地起風波 發酒瘋當筵矜月旦

朱成謙冷笑說道、咳、兪大哥、不是我說一句放肆的話、露翁的這位貴相知、你便想去剷他靴輗、怕還彀不上這程度呢、我告訴你罷、你知道他是誰、他是、朱成謙剛說到這裏、早被露蘭伸手去捏住他的嘴、故意含羞帶笑的說道、（醜態可掬、我爲之作三日嘔）你敢說、說出來瞧我有得饒你、兪子琴見他這鬼張鬼致、越發要往下追問、哀告着笑道、好哥哥、我們是多年至好、你瞞別人、難道還肯來瞞我、露蘭笑道、你這人眞是難纏、上一次吃你追問不過、我將袁家米舖子那件事、已經告訴你一個詳細、這番又來盤問我、兪子琴怔了怔、說道、你休得在這裏做夢、我幾曾問過你甚麼米舖子柴舖子、你的鬼話多着呢、朱成謙驚問道、原來賀大爺除得梅小姐而外、還有甚麼米舖子裏的姑娘、哎唷、世界上的艷福、怕都被你賀大爺享受盡了、像我朱成謙、今年活到三十多歲、一個黃臉婆子都撈不到手、漸漸秋風起來了、我那一床錦被、到有半床閒得冰氣鬼冷、可憐這雙臭脚、跟着我過活也很苦了、從來不曾有人替他渥一渥呢、、、說着故意聳他的鷹鼻子往上湊了幾湊、似裝出要哭的意思、兪子琴也沒有心腸拿他取笑、只是追問着說道、朱先生你適才說的那位梅小姐、可是丁香身材、黑溜溜的兩道眉毛、小嘴唇兒紅得和櫻桃彷彿、見了人堆着滿臉的笑、眞是再和氣不過、、、朱成謙尙未及答應、露蘭轉嚇了一怔、忙怪張怪致的問道、難道梅小姐和你兪子琴笑渦不成、還就奇了、我和他曾經約法三章、分付他那兩片小酒渦、除得見了我、准許他深深的印個小洞、若是別人、哼哼、、、、

□老林黛玉訪問記

（大雄）

□寶哥哥請暫放心

前日本報、載老林黛玉得半身不遂之症、繼聞漸有起色、昨日時報、忽登金剛領袖於星期三、神歸太虛之訊、記者以事偶過三馬路、見碧霞樓之牌子、依然在望、乃興好奇之心、試一問訊、則云金剛鑽爲不壞之身、告以報紙所云、則全係一種謠言、初恐匿爽、以連日官場中、常有此種弊竇、繼云不妨一唔瀟湘、乃從之至文元里私第、林寓居進賢醫院樓下、方臥一榻、而以兩女童爲之搔背、見記者甚歡迎、謂一病數旬、乃蒙惠問、感何如之、記者因詢得病之由、則云去歲十二月十[illegible]日、以進香路勞頓、然尙起居無礙、十八日應四少爺之紅芳館請吃飯、乃以兩晝夜困於雀戰、益復中寒、而二十五夜黛語樓又復見招吃年夜飯、本可不就火爐（黛語別字、）奈以姚慕蓮老爺之太太在座、情既難却、不能不去、然是日大[illegible]即臥病不起矣、春來賤軀稍可、[illegible]或得因是苟延一年半載、則亦蟻蠖之意也、而報館造謠、乃謂我已化異物、我齒已衰、與死爲隣、原在早晚之間、而彼館中人、無乃太性急乎、記者歸、爰書其訪問之語、敢告凡爲寶哥哥者、無庸傷心也、

瀟湘三劇

（林屋）

瀟湘雲女伶、隸大劇場、前以病輟演者半月、此次登台、台主大鼓吹之、『三夕戲皆壓軸、戲目且令自定、如新角初到者然、一麻姑獻壽、一玉堂春、二天女散花、獻壽姿勢極美、玉堂唱工亦佳、散花一劇、尤爲出色、有嬌若遊龍翩若驚鴻之態、余論劇雖有所譽、不敢以當代名伶相比、要其玲瓏活潑、出於小弱女子、固是未易之才、聞散花舞帶、例長二丈、雲娘平日練時、增加八尺、因初愈足弱、乃母恐力不能勝、強爲割去五尺、雲娘尙以未盡所長爲憾也、

□上海名妓 張紅玉□

□評馬連良之南天門

（續）（少卿）

『哭頭』太老爺太夫人二節、不同腔、均佳、照例『哭頭』之第四段、原爲生旦合唱、今分唱、然可以分頭討好、亦無不可也、第一場下場之快板、連良唱來字字眞着、送入耳鼓、快板原要字字眞、然試觀歌場、有幾人能哉、下場老態走像亦佳極、下場時旦於場內白、曹福快來、生云『來了』、遂作趨進之勢下、此是本劇脚本作者盔靈之筆、然亦須角兒能做得出、今連良能不負作者矣、二場『不辭小姐走了罷』句、唱做雙妙、『件字腔圓到、衣解下又披身上、爭暫時之暖、寫盡人情、得老譚妙法、『運石塡橋、做工寫實、吃力良冷衰邁等情如繪、狀雪中路滑之軟步、入妙、『不覺來到廣華山』、句法平淡之極、小姑娘句之變腔、千迴百轉、情亦如之、令人聞之酸鼻、以下搖板、均纖微之聲、且有特別好腔、兩次笑法、各盡其濃、無微不至、統觀全劇、唱做無一不妙、實有觀止之嘆、尤妙在表情做派、有層次、有分際、能設身處地、形與神化、追譚而繼賈、舍斯人莫屬矣、（完）

□戲劇會議消息□

自九日至十一日晚續行來函加入者

楊雪恨 姚鶩庵 陳艾艾 陳斌如 秦賓暘 王梨雲 吳應生 吳永清 陳富華 梅花吟館主人 張怡雲 少璜 武心南

（附白）此會議爲討論性質、自發起以來、陸續來函加入者已達十八人、玆擬於下星期日、（三月十九日）先行開談話會一次、地點俟擇定、再專東通告、 馬二先生 三月十一日

捕蟲緣

（馬二）

（續第六節）

惠而生心中本已清醒、覩培杜拉此狀、尤爲難忍、則大呼說、『只求放我父女、礦圖即當奉上、』培杜拉笑說、『我早知老兒詐瘋、礦圖究在何處？待我取來、再放你父女二人不遲、』惠而生說、『此圖早交與白倫娜、藏在木盒內、今此盒尙在旅館中、』培杜拉聽了、立即派人去到旅館中取木盒、

不一刻、木盒已取到、培杜拉向惠而生索得盒上的鑰匙、將盒打開、果然那幅礦圖在內、審視無誤、即將礦圖摺疊起來、藏在身旁袋內、惠而生哀告說、『請你快把我父女二人釋放了罷！』培杜拉又笑道、『那有如此便宜之事！你瘋時、我原不妨放了你、你既不瘋、却如何放得？假使放了你、你又豈能與我干休呢？也能！你這女兒、委實不差、你就把她許配與我爲妻子罷、』惠而生說『這却不可、』培杜拉笑說、『這却由不得你肯與不肯了！』他一邊說着、一邊又閒得羅、得羅只是啼哭、怒罵、培杜拉大怒、叱令手下人、將她捺住、不許轉動、自已湊上前去、強行與她接吻、得羅既無力支拒、惠而生也急得無法、掙扎不動、祇有狂喊、培杜拉回頭笑向惠而生道、『此處再也沒有人來的、你喊也無用、且待我與你女兒結婚後、再放你也就無妨了、此刻姑且作一個定婚的儀式、給你看看、也就不算是我強佔你女兒了、』說罷、掉轉臉、用他的兩隻又粗又黑的大手捧定了得羅的臉、便欲接吻、只這當兒裏、忽聽門外吱吱的有人吹響笛聲、培杜拉忙停止接吻、派了一個人、出外探看、那人奉命、連忙開門出去、培杜拉一面側耳細聽、一面狐疑不定、得羅及惠而生二人、在萬分危急中、得了這一聲響笛的解救、却也猜測不出畢竟是什麼緣故？（此節已完）

一年有半

（第二編）（天笑戲述）

□三□

伯濤道、如此說來、二老爺在姨太太那裏、是隨隨便便的、趙貴道、可不是嗎、姨太太也說、你們公館裏規矩大、我這裏是隨隨便便的、就是你們二老爺、到我這裏來、他也不敢擺出做官的架子來、他就是要擺架子、也沒有人去理他呢、他幾回擺出架子、沒人理他、他自然也漸漸的不敢擺架子了、伯濤道、他的說話、倒很有趣、只怕你們二老爺懼他三分、也未可知、趙貴道、果然二老爺在家裏、對於我們用人、嚴肅一點、到了姨太太那裏、却也隨隨便便起來、也要說說笑話咧、我們二老爺在前清就做官、他是喊我們家人、喊慣來字調的、有一天、在姨太太房裏、忘其所以、也喊了一聲來、姨太太說、來什麼呢、來我一個屁、你要喊我就喊我、你要喊阿翠就喊阿翠、擺什麼臭架子、二老爺從此就不敢喊來字調了、正說話時、只見許多人一窩蜂的喊火車來了、火車來了、趙貴和伯濤、本來大家都買了月台票、便跑到月台上去、趙貴說火車上擠得很、姑爺且在此站一站、我到車上去招呼罷、伯濤點點頭、趙貴便跳上頭等車去、只見那個張媽、已經在火車窗裏探出頭來、說咦、少爺已經在這裏了、伯濤道『你趕緊招呼少奶奶下車、我已叫趙貴上來、還有王升來沒有來、只聽得背後有人拉拉伯濤的袖子道、我已下來了、伯濤回頭一瞧、却是他夫人早已下車、他夫人笑吟吟的說道、火車一停、我早就瞧見了你、伯濤握握夫人的手道、沒有多帶什麼行李嗎、夫人道、有一隻網籃、一隻箱子、在行李車裏、行李票在王升身邊、這時趙貴過來說、請姑爺和姑奶奶上汽車先走罷、一切行李、由我和王升兄弟隨後領出了送來、汽車夫喚阿根、他認得姑奶奶的、他們就在柵欄門口候着呢、

□介紹新著 星期第二期中、天笑之『一個被遺棄的婦人』、求幸福齋之『倡門送嫁錄』、小說時報壬戌第一期中、求幸福齋之『使館書傭』、涵秋之『怪家庭』、小說新報第七年第一期中、海鳴之『罪人』等篇、瀏覽一過、均極傾佩、餘雖未讀、想亦雋妙、（大雄）

□介紹『星期』『禮拜六』『新聲』 近兩月來在吳門、未得獲觀諸雜誌、至申連讀禮拜六數期、可謂飽饕美餼、星期第二期出版、甚精緻、新聲中之余玉翠小像、不可多得也、（丹）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